

筱

園

詩

話

筱園詩話卷之三

古滇朱庭珍筱園氏著

宋人七律。句中好用虛字。每流滑弱。南澗後元善題  
松雪力矯其失。謂七律須有健句。壓紙。南澗後元善題  
處以樹詩骨。此言極是。又謂七律中二聯以用實字  
無一虛字為妙。則矯枉過正。未免偏矣。詩之工拙。句  
之軟健。在筆力氣勢。不在用字。虛實也。用虛字者。能  
莊重精當。使虛字如實字。則運虛為實。句自老成。用  
實字者。能生動空靈。使實字如虛字。則化實入虛。句

自峭拔。是在平日體貼之功。臨文運用之妙耳。用筆果超妙。運氣果雄渾。則勿論用虛。用實。皆可成妙句。也。何必定忌虛字耶。

純用實字。傑句最少。不可多得。古今句可法者。如少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路經澼澨瀨。雙蓬鬢。天入滄溟一釣舟。數聯皆雄渾高壯。氣勢凌跨一切。又復確切老當。景中有情。詩中有我。既非空聲。亦無用力痕迹。真大手筆也。王

右丞九天間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氣象闊大  
而稍欠精切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考  
健而欠雄厚又遜一格矣劉中山天子旌旗分一半  
八方風雨會中州李義山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  
地入扁舟高唱入雲氣魄雄厚亦名句之堪嗣響工  
部者宋人傑句如東坡之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  
萬竈煙放翁之四海一家天歷數兩河百郡宋山  
川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陳簡齋之晚  
木聲酣洞庭野晴天影抱岳陽樓楊誠齋之千古英

雄鴻去外六朝形。勝雪晴中金元遺山之劫。前寶地。  
三千界。夢裏瓊枝十二樓。元人揚仲孚之大地山河。  
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明人宋仲敏之禾黍秋風。  
周洛邑山河殘。照漢咸陽翠華去。國三千里玉璽傳。  
家九十年。高青邛之四塞河山歸。版籍百年父老見。  
衣冠李空同之金繪社稷和戎日。花石君臣棄國秋。  
王鳳洲之夜月。旌旗五馬渡秋風。草木八公山。陳卧  
子之九龍移帳。春無草萬馬窺邊。夜有霜金陵文武。  
牙籤盡建業風流。玉樹殘三市銅駝愁。夜月五陵石。

馬泣秋風國初錢牧齋之桃葉春流亡國淚槐花秋  
冷故宮煙神愁玉璽歸新室天泣銅人別漢家以上  
各聯或沈雄或悲壯或淒麗或新警雖避老杜亦卓  
然可傳皆當參看亦可取益也。

陳元孝名句極多如咸陽懷古之龍虎片雲終王漢  
詩書餘火竟燒秦黃河之三萬里從星海出一千年  
為聖人清隋隄之十年士女河邊骨一笑君王鏡裏  
頭衡寺之燈前鬼芋穿沙出窰後僧門鑿雪開虎叩  
之半樓月影千家笛萬里天涯一夜碁南國干戈征

士。淚。西。風。刀。剪。美。人。心。鎮。海。樓。之。五。嶺。北。來。山。到。地。  
九。州。南。盡。水。連。天。皆。生。警。雄。偉。聲。出。金。石。即。少。陵。亦。  
當。激。賞。洵。可。傳。可。法。也。

朱。竹。垞。之。陰。洞。蛟。龍。晴。有。氣。虛。堂。神。鬼。晝。無。聲。宋。荔。  
裳。之。山。色。古。今。含。王。氣。江。流。天。地。變。秋。聲。王。阮。亭。之。  
魚。龍。晝。偃。三。巴。路。蛇。鳥。秋。懸。八。陣。圖。亦。用。實。字。傑。句。  
之。錚。錚。有。聲。者。至。於。用。虛。字。佳。句。古。今。尤。多。錄。之。不。  
勝。錄。矣。

七。律。貴。有。奇。句。然。須。奇。而。不。詭。於。正。若。奇。而。無。理。殊。

傷雅音所謂奇過則凡也。如趙秋谷之客舍三千兩雞狗。島人五百一頭。顧不惟顯露槎枒。絕無餘味。亦嫌求奇太過。無理取鬧矣。此外如詩話所傳金欲兩千。酬漂母鞭須六百。報平王義。畫破天煩。妹補。羿弓。饒月待妻奔。皆故為過火語。實無取義。不可為訓。石破天驚之句。出人意外者。其意仍須在人意中也。凡懷古詩。須上下千古。包羅渾含。出新奇以正大之域。融議論於神韻之中。則氣韻雄壯。情文相生。有我有人。意不竭而識自見。始非史論一派。唐宋名篇。選



本林立。今略摘近代數首為法。明人高青叩岳王墓云。大樹無枝向北風。十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來。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栖霞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露中。楊升菴武侯祠云。劍江春水綠。沔沔五文原。頭日又曠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邊華亭文丞相祠云。丞相英靈迴未消。絳帷燈火颺寒飈。黃冠天地牽羊禮。碧血山河飲馬謠。花外子規。

燕市月水邊精衛浙江潮祠堂亦有西湖樹不遣南  
枝向北朝國朝呂履恆金川門云金川北望日黃昏  
聞道燕師入此門不見古公傳季歷祇知太甲是湯  
孫風雷豈為鴟鴞變江漢難招杜宇魂南渡降旗何  
面目西山省恨舊乾坤宋聚業南陽懷古云真人白  
水生文叔名士青山卧武侯水自奔騰趨漢口山猶  
層疊枕城頭時來一夕收銅馬事去經年運木牛歎  
息興亡千載上荒村野廟兩悠悠黃子雲太白酒樓  
曰文章睥睨世無敵湖海飄零氣轉道六代騷壇餘

此席一江春色獨登樓。為君天特開青嶂。題壁人今亦白頭。猶有浣花草堂在。懷鉛直欲錦城遊。巖遂成三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赤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蕭瑟三垂岡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蔣士銓題南史云。半壁銷沈霸業荒。髑髏腥帶粉脂香。皇天好殺非無故。亂世多才定不祥。六代文章藏虎豹。百年花月化鴛鴦。南朝幾片風流地。酒色乾坤戰馬場。袁枚睢陽廟云。刃上蛾眉喚奈何。將軍鄰境

尚。笙。歌。殘。兵。獨。障。全。淮。水。壯。士。同。揮。落。日。戈。六。射。鬚。  
眉。渾。不。動。一。城。人。肉。已。無。多。而。今。烏。鼠。空。啼。窺。暮。雨。  
靈。旗。冷。薜。蘿。家。叔。方。伯。公。丹。木。先。生。甲。馬。營。云。天。心。  
厭。亂。真。人。出。甲。馬。營。同。石。紐。村。五。季。腥。風。污。日。月。一。  
兒。香。氣。蕩。乾。坤。黃。袍。開。國。君。臣。義。金。匱。傳。家。母。子。恩。  
南。渡。文。孫。承。大。統。可。憐。引。領。望。中。原。家。兄。次。民。觀。察。  
紫。柏。山。留。侯。祠。云。少。時。任。俠。老。求。仙。龍。虎。風。雲。壯。威。  
年。天。眷。漢。家。成。帝。業。人。從。秦。季。得。師。傳。五。湖。臣。節。開。  
先。路。三。顧。君。恩。讓。後。賢。豈。有。赤。松。遊。世。外。空。餘。紫。柏。

滿祠前。以上諸作。或高渾沈雄。或生辣蒼涼。或清麗  
超妙。均屬蓋代名篇。懷古詩中。卓然可傳之筆。學者  
所當熟玩。而以為法者也。

詠古七絕尤難。以詞意既須新警。而篇終復須深情  
遠韻。令人玩味不窮。方為上乘。若言盡意盡。索然無  
餘味可尋。則薄且直矣。陳元孝題秦紀云。謗聲易弭。  
怨難除。秦法雖嚴。亦甚疏。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閒猶  
有未燒書。較元人陳剛中。咏博浪椎之如何。十二金  
人外。尚有民間鐵未消。更覺生色。鄧孝威咏息夫人。

云。楚宮慵掃黛眉新。只自無言對暮春。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包羅廣遠意在言外。較唐人小杜之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更覺含蓄有味。所謂微詞勝於直斥。不著議論轉深於議論也。錢牧齋讀漢書詩云。漢家爭道孝文明。左右臨朝問亦輕。絳灌但知譏。賈誼可思流汗愧。陳平頗有玉溪生筆意。則又著議論之佳者。詩固不可執一格論也。

國初閩古古詠漢高帝詩。句云。能通灞上風雲氣。不

諱山東酒色名嫚罵原分何等客腐儒從古使人輕  
又云英雄本不羞貧賤歌舞何曾損帝王造語警快  
其他警句如殺汝安知非賞鑑因人決不是英雄天  
哀孝婦三年旱山畏愚公一夕移門羅將相文中子  
例變春秋太史公皆有生氣獻吳三桂詩曰力窮楚  
覆求秦救心冷韓亡受漢封籍家得詩逮下獄

聖祖愛其才謂使事雅切且曰少陵亦會有上哥舒  
翰詩一時慕勢安能逆料其後之猖獗朕終不以詩  
文罪人時相亦為之解遂蒙  
恩宥赦後謝馮益

都魏柏鄉兩相國詩云君相殊恩能造命湖山歸隱好藏身立言清婉尤可味也。

元遺山詩云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婆哀婉淒麗情文雙到故天下後世傳為名句非僅以秋風客對春夢婆為工緻也玉溪生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飛卿來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此二聯皆用逆挽句法倍覺生動故為名句所謂逆挽者倒撲本題先入正位敘現在事寫當下景而後轉溯從前追述已往以反襯相形因不用平



筆順拖而用逆筆倒挽故名且施於五六一聯此係律詩筋節關鍵處中晚以後之詩此聯多隨筆敷衍平平順下二詩能於此一聯提筆振起逆而不順遂倍精采有力通篇為之添色是以傳誦人口亦非以馬牛丁甲見長故求工對仗也然使二聯出工部手則必更神化無迹並不屑以此日當時來日去時字面明點必更出以渾成使人言外得之蓋工部以我運法其用法入化溫李就法用法其馭法有痕此大家所由出名家上也後人學其句而不得所以然之

妙。僅以字句對仗。求工。如宋人。八閩化鶴三千歲。海  
上看羊十九年。徒湊兩典切姓。以為工對。究之與其  
人身分。毫不相合。何所取義乎。元人。秋千院落春將  
半。夏五園林月正中。楊柳昏黃水西月。梨花明白夜  
東風。徒掇拾華澤字面。串湊成句。不惟景盡句中。了  
無意味。而格卑氣靡。弄巧反拙矣。若明人之春風顛  
似唐張旭。天氣和如魯展禽。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鶯  
上樹一枝花。則卑靡纖佻。已近魔道。近人之月影分  
明三太白。水光蕩漾百東坡。酒瓶在手六國印。花露

身一品衣事無可奈仍歸趙人恐相沿又發棠白  
蛺蝶飛芳草外紅蜻蜓立藕花中柳條軟似千行綫  
荷葉圓於五兩錢或工整而乏意趣或雕鑿而入尖  
巧或寫景瑣屑小而易盡或取譬淺佻俚而傷雅既  
無高格又失遠神皆下下乘詩也不可為訓學者勿  
為所惑從而效顰

使事運典最宜細心第一須有取義或反或正用來  
貴與題旨相浹洽則文生於情非強為比附味同嚼  
蠟也次則貴有翦裁融化使舊者翻新平者出奇板

重化為空靈。陳悶裁為巧妙。如是則筆勢玲瓏。與象活潑。用典徵書。悉具天工。有神無迹。如鏡花水月矣。所以多。多。逾。善。雖用書卷。而不覺為才情役使。故也不善用者。則以詞累意。其病百出。非好學深思之士。心細如髮者。斷不能樹極清之詩。骨提極靈之詩。筆驅役典籍。從心所欲。無不入妙也。吳梅村詩云。蘇小宅邊桃葉渡。昭君村畔木蘭舟。王阮亭詩云。景陽宮外文君井。明聖湖邊道韞家。二聯同一病痛。夫桃葉渡不在蘇小宅邊。而昭君村亦無木蘭舟故實。文君

井道韞家。與景陽宮明聖湖。天各一方。風馬牛不相及也。上下全無交涉。本各自一事。今乃強以兩典。扭合。湊成一句。毫不相生。徒取字面鮮妍好看。但修飾外面而已。實無意義。融貫於中。前後竟判然兩截。如此塗澤。支離真用典苦事矣。梅村阮亭兩大詩家。猶犯此病。皆心不細之失。若顧甯人朱竹垞。讀書多而心思細。則斟酌分寸。決無此累矣。又阮亭三國小樂府中一首云。長揖橫刀出。將軍一世雄。頭顱行萬里。失計殺田豐。此首味袁本初事。其病全在三句。夫長

揖橫刀而出。及殺田豐。皆言袁紹事。而第三句。忽用公孫康語。史載紹子尚及熙。敗奔遼東。見公孫康。天寒。求坐席。康曰。汝頭顱將行萬里。何席之有。是頭顱行萬里。乃紹子熙尚。非紹身也。今用此語。緊承將軍一世雄句。下文又接失計。則似袁紹之頭顱。真行萬里。王因失計殺田豐。而貽誤喪身者然。文義相左。與事不符。若謂此句指紹子。則前後均言紹事。前既無根。後又無接。何以憑空插入。未免突兀少緒。上下竟不相貫。若言紹。則紹未斷頭也。三國事。何致誤記。豈非

因心思不細。以致詩骨不清。詩筆不靈。故意反為詞所累。弗克暢達耶。予為酌改曰。兒頭行。萬里遺恨。殺田豐。只換三字。迥然改觀。詞意顯豁。上下貫串矣。不過用心於一兩字間。斟酌而出。即判若天淵。箇中分寸所爭。毫釐千里。故心細則詞意清。使事切。法自完密。古人重下字工夫。有以也夫。

陳星齋通政。以時文名。滿字內。詩筆頗秀。題畫句云。秋似美人無礙瘦。山如良友不嫌多。西湖晚歸云。山氣昏黃天驟暝。湖光明白月徐來。皆楚楚有致。翁朗

夫徵君照句云友如作畫須求淡山似論文不喜平與星齋詩約略同調昔竹垞翁曾譏放翁七律貧秀句而調多重複詞意往往合掌略無變換謂比興乃詩家六義之一可偶見而不可屢用若數見不鮮轉落窠臼摘其以如對似之句多至八十餘聯以為詩病其論甚細學者不可不知今星齋朗夫二聯亦未免放翁故轍此種句法秀媚工巧易招人愛初學往往效之作手宜以為戒如朱竹垞所議今人不可再犯矣朗夫又有五日泛舟丁卯橋句云小橋疏柳唐



人宅落日寒潮楚客魂一時傳為名句。又咏帆影云  
殘月半痕巫峽曉夕陽一片洞庭秋蓑衣云煙波雙  
棹晚風雨一身秋柳枝詞云千里因依惟夜月一生  
消受是春風迎來桃葉如相識錯認楊枝是小名皆  
佳句也。桃葉楊枝二句頗嫌尖佻。幸施於柳枝詞如  
作小題文無妨稍巧耳。聞胡夫館楷相國文敏公家  
最久。相國非朗夫唱和從之作詩。京師呼為詩媒。亦  
文苑中佳話。可想見昇平名臣風雅矣。

五言長篇始於樂府孔雀東南飛一章。而蔡文姬悲

憤詩繼之。唐代則工部之北征。奉先述懷二篇。玉溪  
行次西郊一篇。足以抗衡。退之南山。稍次一格。然古  
香古色。並峙詞壇。皆文章家冠冕也。香山悟真寺詩。  
多至百三十韻。在集中亦是鉅製。然雅秀清圓。而乏  
渾厚高古之詣。用筆用法。又鮮變化。所以不能與杜  
韓李諸詩並立。宋人五古薄於有唐。古格古意。浸以  
淪喪。又好以文為詩。品逾趨下。終宋之世。短章五古。  
各大家尚有可與唐賢抗衡者。而長篇則無一出色  
大文。可配前哲矣。元人好作長篇。而才力薄弱。詞旨

數行淺率。竟難求一完璧。其品格較宋尤劣。不堪為  
古人役。况敢望肩隨耶。前明如鄧遠游、袁武定、楊文  
襄公。聞人道漢中事。諸作篇幅雖長。而不免牽強。且  
率句稚句笨句。時見敗筆。皆未完善。亦不足道。惟王  
元美、袁江流一篇。篇幅大而才力沛然。差足為一代  
巨擘。而歸愚議其仿古痕迹未化。有心苛求。論殊過  
當。將軍行亦有古致。均為傳作。若本朝則吳梅村之  
臨江參軍、吳門遇劉雪舫、南園叟三篇。陳元孝之王  
將軍輓歌一篇。胡稚威之烈女李三行一篇。皆淋漓

沈鬱神骨色澤氣味意旨皆逼古人。而王將軍歌神骨尤古健絕倫。足為孔雀東南飛及北征西郊嗣音較王元美袁江流有過之無不及也。古今大篇佳者舉列於此。各詩皆長。不能錄入詩話。學者當於選本及各專集中細心玩之。

唐人七古高岑王李諸公規格最正筆最雅鍊散行中時作對偶警拔之句以為上下關鍵非惟於散漫中求整齊平正中求警策而一篇之骨即樹於此兼以詞不欲盡故意境寬然有餘氣不欲放故筆力銳

而時。敘。最。為。詞。壇。節。制。之。師。至。李。杜。而。縱。橫。動。盪。絕。迹。空。行。如。風。雨。交。飛。魚。龍。變。化。幾。於。鬼。斧。神。工。莫。可。思議。矣。然。文。成。法。立。規。矩。森。嚴。箇。中。自。有。細。鍼。密。縷。絲。毫。不。亂。特。運。用。無。痕。耳。所。謂。神。而。明。之。大。而。化。之。也。歌。行。至。此。已。臻。絕。詣。後。人。莫。能。出。其。範。圍。韓。退。之。特。從。奇。偉。處。力。造。光。怪。陸。離。之。境。欲。自。闢。生。面。力。樹。赤。幟。實。則。仍。係。得。杜。一。體。不。過。擴。充。恢。張。略。變。面。目。耳。非。能。外。李。杜。而。另。創。壁。壘。以。期。凌。跨。也。長。吉。奇。而。篇。幅。局。勢。不。寬。退。之。奇。而。堂。廡。意。境。甚。闊。長。吉。奇。偉。

專工鍊句退之奇偉兼能造意入理長吉求奇時露  
用力之痕退之造奇頗有自得之致長吉專於奇之  
一格退之則奇正各半不止一體此退之才力大於  
長吉學養深於長吉處所以能與李杜鼎足而立為  
古今大家也若虛全輩則無理求奇而怪誕過甚大  
乖雅音任華輩尤放恣粗野均自墮惡道矣蓋奇過  
則凡必也奇而不說於正肆而不悖於醜方不失風  
雅本意詩之為道理如是也玉川子月蝕一詩退之  
喜之修飾刪潤收入集中及和陸渾山火詩效皇甫

混體又聯句諸篇皆一時乘興之作等於戲筆非韓公極詣學韓者須法其專長勿步此種後塵致沈淪於迷津中不能登道岸也宋元人誤蹈覆轍者多為後人口實當以為戒如前明劉青田二鬼詩郭定襄山王廟詩詠泉詩錢牧齋效月蝕詩皆學盧仝任華輩而恣肆太甚時近粗惡朱竹垞賞之未為卓見沈歸愚謂非正聲力斥其傷雅道一概擯而不取自是正論特識學七古者才力學力俱強則當以李杜韓蘇為宗否則宗法高岑王李不失正格勿誤於歧途

竄入荆榛。致為大雅所棄也。

阮亭先生長於七絕。短於七律。以七絕神韻有餘。最饒深味。七律才力不足。多涉空腔也。然七律亦間有出色之篇。可傳可法。七絕亦每有落套之作。取厭取譏。總當平心別裁。錄長去短。不必一味推尊。一概攻擊。隨聲附和。自墮門戶之見。如題趙承旨畫羊七律云。三百羣中見兩頭。依然秃筆掃驂騮。竭來清遠吳興地。忽憶蒼茫勅勒秋。南渡銅駝猶戀洛。西歸玉馬已朝周。牧羝落盡蘇卿節。五字河梁萬古愁。此作不



惟氣格雄渾。神韻高邁。如出盛唐人手。而運法用意。亦自細密深婉。首句點題。清出所畫之羊。次句即以畫馬為陪。推開一筆。暗攝下意。謂子昂畫羊。仍以畫馬之法行之也。三四以吳興勅勒對照見意。已隱寓抑揚微諷。見於言下。五六忽用提空一聯。高唱入雲。振拓後半局勢。而以銅駝戀洛。玉馬朝周。兩面烘託。兩層夾襯。筆則凌空。神行意則風霜嚴厲矣。更以子卿牧羝守節作結。再進一層。氣倍酣厚。意逾充足。而王孫失節之愆。不必道破。自從反面。明白照出。通篇層

層洗伐。一氣相生。無意不撻。無筆不婉。真此題絕唱。  
漁洋集中七律。罕見其匹。蓋一時興會所至。精心全  
力。結搆而成。幾如初榻黃庭。恰到好處。故歸愚叟唯  
為詩有春秋。並非溢美。不得以漁洋他作一例視也。  
七絕。阮亭最為擅長。時推絕技。集中名作如林。較各  
體獨多佳製。然失手之作。則襲取風調。意味索然。如  
弔楊妃墓詩云。香魂不及黃翻綽。猶佔驪山土半印。  
非套襲盛唐王少伯。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  
影來。向調乎。夫王詩所以妙者。在玉顏寒鴉。一人一

物初無交涉。乃借鴉之得入昭陽。雖寒猶帶日光而  
飛。以反形人則色未衰。已禁長信深宮。不復得見昭  
陽。天日之苦。日者君象。日影比天顏。宮人不得見君。  
故自傷不如寒鴉。猶得望君顏色也。用意全在言外。  
對面寓人不如物之感。而措詞微婉。渾然不露。又出  
以搖曳之筆。神味不隨詞意俱盡。十四字中兼有賦  
比興三義。所以入妙。非但以風調見長也。阮翁生吞  
活剝。但套句調。而意則淺直。詞則笨拙。如嚼渣滓。了  
無餘味。是畫虎不成。反類犬矣。又豈可違心譽之。凡

人各有得力處。即各有不足處。自古及今。勿論名家大家。或詩或文。凡有專集行世者。其人必有擅長處。故能成名。自立當時。流傳後世。亦必有見短處。可以指摘。後人但當平心靜氣。公道持論。取其長。以為法。棄其短。而勿犯。則觀古人得失。皆於我有裨益。何庸一概毀譽。固執成見耶。其隨眾毀譽者。如矮人觀場。隨聲附和。無足責矣。吾獨不解近代之詩文家。及操選政者。非無過人之才力學識。而好惡徇一己之私。其所好者。極力推尊。並為曲護其短。其所惡者。深文

巧誠直欲並沒其長。近己者則好之。不近己者則惡之。絕不知有公道。入主出奴。紛爭不已。是誠何心哉。七古以長短句為最難。其伸縮長短參差錯綜。本無一定之法。及其成篇。一歸自然。不啻天造地設。又若有定法焉。非天才神力不能入妙。太白最長於此。後人學太白者。專務馳騁豪放。而不得其天然合拍之音節。與其豪放中別有清蒼俊逸之神氣。故貌似而實非也。凡作長短句。先須氣足意足。筆到興到。以全力舉之而行。所無事為第一義。不待言矣。至長短相

聞處音節既貴自然。又貴清脆鏗鏘。可歌可誦。箇中自有真訣。須相通篇之機。神氣勢出之。凡三言四言五六言。皆短句也。九言十言十餘言。皆長句也。短以取勁。如短兵相接。徑欲其險。勢欲其緊。故用斂筆抑筆擒筆。此筆以收束筋骨。拍合節奏。而後局勢急。魄力適寓小陣於大陣中。氣彌精厲。法彌謹嚴也。長以取妍。局欲其寬。勢欲其壯。故用提筆揚筆。縱筆及飛舞靈變之筆。以舒展筋絡。振盪局勢。作恣態而鼓氣機。批瀾以生變化。而後音節氣勢如風馳雨驟。急

管繁絃湧洪濤疊浪於長江出五花八門於方陣神  
力以放而見奇肆氣味由雄而入生辣龍騰虎躍莫  
可端倪也一篇前後奇正相生長短相間呼吸相應  
斷續相聯法極奇極變而逾形完密局極壯極濶而  
倍覺精整氣則鍊之又鍊務使渾淪沈潛隨筆勢之  
抑揚高下參伍錯綜無不曲折奔赴洋溢蓬勃如意  
所指而大氣飛動之中常伏有淵然寂然深靜淡定  
之道氣隱為之根以鎮攝於神骨之間駕馭於理法  
之內俾之層出不竭故往而能迴雄而能清厚而能

靈高而能渾。急而不促。暢而不剽。所謂剛柔相調也。所謂醅而後肆也。蓋以人聲合天地元音。幾於化工矣。此七古長短句之極則神功。李杜二大家後鮮有造詣及者。遺山時一問津。而未能純入此境。嗣後竟絕響矣。作七古者。未具絕人之才力學識。勿輕作長短句大篇也。

作樂府須音節古。詞意古。神味氣骨無一不古。方許問鼎。使才力不得逞。書卷不得闕。筆鋒矜巧思。一并不得。太襲古人。是滄溟輩之優。孟衣冠。太離古人。是



禪家辟支外道矣。必也能如哪咤之拆肉還母。拆骨還父。另由蓮花化身。始是真正法身。非色身也。如此則上契佛心。立躋聖域。其庶幾乎。

學老杜詩。有八字訣。曰。學其開闔頓挫。沈鬱動盪。此工部獨至之詣。他人莫及。顧開闔頓挫之奇妙。在用筆沈鬱動盪之奇妙。在氣味。求用筆。須悟會於字句之先。求氣味。須體驗於字句之外。執杜以求。杜執詩以求。詩終莫能得其神髓。惟融杜法於心。決以神明契諸分寸。不泥其迹。不肖其形。斯不必執杜法。杜而

無往不與。杜合。不屑就詩。求詩自然。妙與詩印。則印心。即杜我與古人俱化矣。相遇以天。豈斤斤步古人後哉。

吳梅村詩。善於敘事。尤善言閨房兒女之情。熟於運典。尤熟於漢晉南北朝史諸書。身際鼎革。所見聞者。大半關係興衰之故。遂挾全力。擇有關存亡。可資觀感之事。製題數十。賴以不朽。此詩人取巧處也。其詩雖纏綿悱惻。可泣可歌。然不過琵琶長恨一格。多加藻采耳。數見不鮮。惜其僅此一技筆。未能變化。又惜其

珣金瓊玉。縱盡態極妍。殊少古意。亦欠自然。倘不身際滄桑。不過冬郎香奩之嗣音。曷能獨步一時。趙雲崧題其集云。國家不幸詩家幸。一到滄桑句便工。亦實語也。

錢牧齋詩。以七律為最勝。沈雄博麗。佳句最多。梅村較之。不逮遠矣。如聖代自應無棄物。孤臣猶有未招魂。長吟頗惜齊三士。相對誰知魯二生。吾道非歟何至此。臣今老矣不如人。明日孔融應便去。當年王式悔輕來。親憎言祿催偕隱。友賤求名勸著書。製麻未

是廷臣意。枚卜空煩聖主心。歧途有客遷崖郡。廷辯  
何人是魏其。出山我自慚安石。作相人終忌子瞻。共  
和二載仍周室。章武三年亦漢家。周室舊聞遷寶鼎。  
漢宮今見泣銅盤。勸進虛傳河北表。中興爭望鄗南  
壇。先祖豈知王氏臘。穹廬不解漢家春。白馬清流傷  
往事。南箕北斗愧虛名。三吳天日悲青蓋。五國風沙  
夢翠華。飄零王氣沈金虎。寂寞空山泣玉魚。夢華休  
續東京錄。劫火猶存北會編。獄中黃霸傳經去。門下  
大游和藥來。唐寢春風嘶石馬。晉宮夜雨泣銅駝。皆

典切高華之作。一代鉅手。以人累詩。惜哉。

牧齋過易水詩云。老大不堪論劍術。要離塚畔有青山。既以要離反形荆卿劍術之疏。又寓功名無成之感。所謂詩中有我也。牧齋吳人。故用要離塚之典。非泛填故實。所以深婉有味。王阮亭題尤展成黑白衛傳奇詩曰。千金七首土花斑。兒女恩仇事等閒。他日與君論劍術。要離塚畔買青山。襲牧齋語。失之遠矣。宋人謂杜少陵為詩史。以其多用韻語紀時事也。楊升菴駁之曰。耶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詩以

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其體裁意旨。判然不同。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諸道德者也。然其言則琴瑟鐘鼓。荇采芣苢。喬木桃李。鵲巢鼠牙。何嘗有二。修齊道德字面。至變風變雅。尤多含蓄。使人言外自得。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斂饑荒。則曰。牂羊殞首。三星在罍。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乾也。杜詩。

之含蓄蘊藉者多矣。宋人不能學之，乃取其直陳時事，類於訛訐之作，羣相贊歎。又撰詩史名目，以誤後人。而不知詩貴溫柔，斷不容兼史體也。升菴此言甚辯，其識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見也。詩道大而體裁各別，古人謂詩有六義，比興與賦各自一體。升菴所引毛詩，皆微婉含蓄，義近於風。詩中之比興體也。所引杜句，則直陳其事之賦體也。體格不同，言各有當，豈得以彼例此，以古非今，意為軒輕哉。宋人詩多為賦體，絕少比興。古意浸失，升菴以此論議宋人，則可老。

杜無所不有。衆體兼備。使僅摘此數語。輕議其後。則不可。如三百篇中。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兇然于中國。斂怨以為德。皆直言不諱。怨而且怒。了無餘地矣。又豈能以無含蓄而廢之。夫言豈一端而已。何升菴所見之不廣也。學者放開眼孔。上下千古。折衷於六義之旨。兼收其長。勿執一格。勿圓一偏。以期造廣大精深之域。何必是丹非素。執方廢圓。為通人所不取乎。



溫柔敦厚。詩教之本也。有溫柔敦厚之性情。乃能有  
溫柔敦厚之詩。本原既立。其言始可以傳後世。輕薄  
之詞。豈能傳哉。夫言為心聲。誠中形外。自然流露。人  
品學問心術。皆可於言決之。矯強粉飾。決不能欺識  
者。蓋違心之言。一見可知。不比由衷者之自在流出  
也。古今以來。豈有刻薄小人。倖成詩家。忝入文苑之  
理。如陰參軍已為宋臣矣。而陶淵明送之。但曰才華  
不隱世。江湖多賤貧。何等忠厚。何等微婉。若出後人  
手。不知如何淺露矣。少陵哭房瑄。送嚴公。夢李白。寄

王維別鄭虔其詩無一不深厚沈摯情見乎詞友朋  
風義何其篤也昌黎於柳州東野一往情深有陶杜  
韓三公之性情自宜有陶杜韓三公之詩文也自宋  
以降世風日下文人相輕漸成惡習劉祁作歸潛志  
力詆遺山自護已短李空同與何大復書札相爭往  
復攻擊李于鱗因謝茂秦成名反削其名於吟社以  
書絕交趙秋谷因不借聲調譜之故集夫阮亭至作  
談龍錄以貶之袁枚與趙翼互相標榜亦互相刺讖  
趙作四六文以控袁雖云遊戲而筆端刺毒與市棍

揭帖。訟師刀筆無異。此等皆小人之尤。適以自獻其醜於人。終無所損。君子之交。斷不出此。才人當以為大戒也。

後園詩話卷之四

古滇朱庭珍筱園氏著

沈歸愚曰。王右軍作字。不肯露骨。不屑取姿。獨運中鋒。暗藏於腕力神韻之間。謂之藏鋒。是

筱園氏書家正

宗。詩人亦須解此訣。造詣始入精深之域。又曰。詩家變化之功。決不可少。右軍書。結體用筆。絕不雷同。黃庭經。樂毅論。東方畫像贊。無一相肖處。筆有化工也。杜詩亦然。千四百餘篇中。求其詞意犯複者。了不可得。所以為詩聖也。

朱竹垞曰。王鳳洲博綜六代。廣取兼收。自以為無所不有。方成大家。究之千首一律。安在其為無所不有也。愚謂高青邱詩。自漢晉六朝。以及三唐兩宋。無所不學。亦無所不似。妙者直欲逼真。可云一代天才。孰學孰似矣。其意亦欲包羅古今。取衆長以成大宗。然中無真我。未能獨造。終非大家之詣。可知詩家工夫。始貴有。我以成一家精神氣味。迨成一家言。後又須無我。上下古今。神而明之。衆美兼備。變化自如。始無忝大家之目。蓋不執我而自然。無處不有真我在矣。

所謂變化者。變化於用意。樹骨使筆。運法之間。非以面目句調求新。遁入別徑。狐穴也。

咏雪詩最難出色。古人非不刻劃。而超脫大雅。絕不黏滯。後人著力求之。轉失妙諦。如淵明句云。傾耳希無聲。在目。皓已潔。寥寥十字。寫盡雪之聲色。後人千言萬語。莫能出其右矣。右丞灑空深巷。靜積素廣庭。閉工部。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一寫城市曉雪。一寫江湖夜雪。亦工傳神。龍標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意境雖佳。非專咏雪也。祖詠終南陰嶺秀一絕。阮

亭最所心賞。然不免氣味凡近。柳子厚。千山鳥飛絕。一絕筆意生峭。遠勝祖詠之平。而阮翁反有微詞。謂未免近俗。迨以人口熟誦。而生厭心。非公論也。此外無可取者。鄭谷之亂飄僧舍。密灑歌樓。韓退之之對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及銀杯縞帶之句。格意卑俗。皆入詩魔。東坡又韻詩。實非佳作。以韻險而語意凡猥。易於諧俗。故得盛名。介甫和作。尤墮惡道。後代逐臭之夫。紛紛效顰。步韻用韻。不一而足。殊可噴飯。惟聚星堂禁體七古。誠為高唱。然自古名作。一經效。

仿便成窠白亦不必襲迹矣山谷疏密密整整斜斜之句亦是笨伯劣語東坡阿好強為之解不足信也后山雪中寄魏衍詩曰薄薄初經眼輝輝已映空融泥還結凍落木更沾叢意在千年表情生一念中遙知吟榻上不道絮因風紀文達甚賞之批云前四純用禁體工於寫照五六確是雪天獨坐神理其故可思結到寄魏仍不脫雪用法亦密予則謂前四句直是小兒學語淺而且拙粘滯已甚五六又太廓落何以見是雪天未免空而不切一結尤凡俚通首了



無可觀。雖倖見賞於河間。不敢附和。亦后山失手之作耳。總之雪詩古今鮮有佳什。自宋以後尤不足論矣。

詠梅詩自唐以來多連章累牘以求勝。宋人有作七律六十首者。有為五律四十首者。近代且有多至百首者。其作五七律四首八首十首者不可勝數。可謂窮形盡相。千力萬氣以寫此花矣。然佳章逾少。百不獲一者何哉。夫作梅花詩宜以清遠沖淡傳其高格逸韻。否則另出新意以生峭之筆。為活色。疏香。寫照。

不宜矯激。後人一味矯激。鳴高借寓身分。不知其俗已甚於此。花轉無相涉。徒自墮塵劫。惡習而已。庾子山之樹凍懸冰落。枝高出手寒。唐人錢起之晚溪寒水照晴日。數蠶來。李商隱之素娥惟與月。青女不饒霜。贈遠虛盈手。傷離適斷腸。崔道融之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僧齊己之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皆相傳佳句也。中惟玉溪素娥青女一聯。謂月愛之而無益。霜忌之而有損。用意稍深。著色稍麗。然下聯即放緩一步。以淡語空際寫情。其餘各聯均出以雅淡。

之筆不肯著力。形容可見梅詩所貴在淡靜有神矣。  
宋人林處士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  
雪後園林繞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千古名句。惜全  
篇俚率不稱。雪後水邊一聯更高。山谷之賞識誠允。  
此後寂然絕響。東坡松風亭梅花長句。及和秦太虛  
梅花作高唱入雲。放翁蜀院梅花亦是奇作。然皆七  
古非律詩也。律詩則蘇陸二鉅公梅花諸作。皆不出  
色。况他人乎。明高青邱梅花七律。皆其少作。無一佳  
章。所云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則俗而

近惡趣矣。近人嚴海珊作前後梅花共八首。當時雖有盛名。實無超詣。未敢附和。總之。此花有如藐姑仙人。遺世獨立。作者當相賞於色聲香味之外。無煙火氣。有冰雪思。乃足為名花。寫生後代。不以神遇。而以貌求。宜其日遠也。

自來得名之句。有卓然可傳者。有不佳而倖成名者。名篇亦然。蓋非諧俗。不能風行一時。人人傳誦。所以不足為據。若夫卓然可傳之作。當日得名。必其時風雅極盛。能詩者在朝在野。皆多有之。又值有真知詩

而名位俱隆者。激賞獎許所致。不然傑作未易流傳。而所流布於時者。多無可取。古人所謂身後知己易。生前知己難。又謂作者難。知者不易。是也。如太白以蜀道難諸篇。受知於賀監。謂為謫仙人。孟襄陽以八月湖水平一詩得名。而劉中山西塞山懷古一律。白太傅心折不已。謂獨探驪珠。餘皆擱筆。王之渙黃河遠上。王昌齡奉帚平明。王右丞渭城朝雨。三絕句。俱盛傳一時。熟於歌妓之口。此皆卓然可傳之篇。不愧享大名於古今者也。至香山長恨琵琶二篇。亦一時

風行名滿天下。至妓人能誦長恨歌。即增身價。到今  
膾炙人口。離離原上草。一律香山。以此見賞於願。况  
因而得名。元微之連昌宮詞。流傳宮禁。呼為元才子。  
與長恨歌齊名。此雖不能如太白諸人之卓絕千古。  
然得名亦尚無忝。乃名作之稍次一籌者也。嗣後名  
句。如溫飛卿之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嚴維之柳  
塘春水漫。花鴨夕陽遲。宋人如陳后山之髮短愁催  
白。顏衰酒借紅。戴石屏之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  
七言唐人如崔司勳黃鶴樓。杜工部登樓峽夜。李義

山籌筆驛後有感諸篇此千古傑作實至名歸勿庸  
多贊名句如韋蘇州之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  
亂流中趙嘏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  
宋人梅聖俞之野鳧眠岸有閒意老樹著花無醜枝  
陳簡齋之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明人  
高青邱之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楊孟  
載春草詩之六朝舊恨斜陽裏南浦新愁細雨中孟  
名基以此二句得名以上五七律諸聯皆昔日傳誦  
時人呼為楊春草之句各有佳處以云名句猶不愧也若晚唐崔鶯鶯

鄭鷓鴣。雍白鷺。羅牡丹之流。及宋人大小宋落花之  
什。元人謝宗可蝴蝶之吟。皆倖得名。而詩則卑靡淺  
俗。意格凡近。了無風骨。品斯劣矣。又明人如袁海叟  
白雁。黎美周黃牡丹。廊湛若赤鸚鵡。及本朝王阮亭  
秋柳。亦皆負一時盛名。以為絕作。其實不過字句修  
飾。妍華風調好聽而已。神骨不峻。格意不高。皆非集  
中出色之作。不可奉以為式。又晚唐名句。如水面風  
迴聚落花。綠楊花撲一溪煙。叢荷翻雨潑。鴛鴦等語。  
雖秀句。而寫景狹小。意盡句中。了無格韻。劍南石湖



平調小詩最多。此種句法似乎好看。殊易誦。俗初學  
往往愛之。亦不難於效。仿。豈知此種絕不可學。學則  
圓於局中。終身不能近古。無力振拔矣。最俗者莫過  
晚唐張祐金山五律。鄙惡不可入目。而彼時亦復有  
名。又如明人蘇子平。衡咏繡鞋詩。句云。南陌踏青春  
有迹。西廂立月夜無聲。尖佻俚邪。風雅掃地。然當日  
亦呼為蘇繡鞋。噫。古來似此類者甚多。不能悉數。凡  
一切詩話叢書雜記中。所誇名篇名句。大都類此。何  
足輕信耶。

凡五七律詩最爭起處。凡起處最宜經營。貴用峭。之筆灑然而來。突然湧出。若天外奇峯。壁立千仞。則入手勢便緊健。氣自雄壯。格自高意自奇。不但取調之响也。起筆得勢入手即不同。人以下迎刃而解矣。如陳思王之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謝康樂之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謝宣城之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有唐杜審言之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王右丞之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孟山人之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山暝聽

猿愁滄江急。夜流杜工部之細草。微風岸危橋。獨夜  
舟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岑嘉州之送客飛鳥外。城  
頭樓最高。皇甫冉之暝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溫飛  
卿之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韋端己之清瑟泛遙  
夜。繞絃風雨哀。李玉溪之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  
馬戴之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間。宋人王半山之春  
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客思似楊柳。春風千萬條。陳后  
山之水淨偏明。眼城荒可當山。晨起公私迫。昏歸鳥

雀催留滯。常思動艱虞。卻悔來陳簡。齊之白菊生。新  
紫黃蕪失。舊青暖日薰。楊柳濃春醉。海棠葛無懷之  
月趁潮頭。上山隨舵尾。行以上諸聯。或雄厚。或緊道。  
或生峭。或恣逸。或高老。或沈著。或飄脫。或秀拔。佳處  
不一。皆高格響調。起句之極有力。最得勢者。可為後  
學法式。作詩宜效此種起筆。自不患平矣。

作律詩。雖爭起筆尤貴。以氣格勝。須要成竹在胸。操  
縱。隨手自起。至結首尾。元氣貫注。相生相顧。鎔成一  
片。精力彌滿。渾淪無迹。自然高厚。沈雄官止。神行所

謂中聲也。此詣惟工部右丞擅長。他人鮮及。乃近體最上大乘法門。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非火候純足。意興兼到。時一得之。難以強求。次者起筆。既得勢。首聯。叫拔警策。則三四宜展寬。一步稍放。和平以舒其氣。而養其度。所謂急脈緩受也。不然恐太促太緊矣。三四和平。則五六宜振拓。切忌平拖。順流放過。去一平順。後半即率弱不稱。須用提筆。振起方為得手。要著力。凝鍊。必使成傑句。警語。鎮得住。撐得起。拓得開。勒得轉。以為上下關鍵。乃一篇樹骨之要害處也。五

六既好結句則相機取神切無忽略草率就勢行之  
或推開一步或進入一層或反掉以顧首或紆徐以  
取姿或從旁點而正意不露或翻餘波而遠韻悠然  
總要全副精神赴之如是則章法完密無懈可擊矣  
若起勢非叫健係屬平起則三四不得著力凝鍊  
以求警策而以五六為筋節血脉放緩一步舒上下  
之氣通前後之息結句又用提筆振作以為歸宿可  
也古人律詩法度大致多此二式略指出以為初學  
下手用筆之助然詩家貴參活法忌泥死法千變萬

化不可執一律拘。是又在人能神而明之。有定實無定也。

阮亭先生所講聲調音節。最為入細。作七古不可不知。所謂以音節為抑揚。以筆力為操縱。二語真七古妙諦也。凡字以輕清為陽。以重濁為陰。用陽字為揚。用陰字為抑。平聲為揚。仄聲為抑。而陽中之陰。陰中之陽。與夫字雖陽而音啞。字雖陰而聲圓者。箇中又各有區別。用時必須逐字推敲。難以言盡。作平韻一韻到底七古。不惟上句落腳之字宜上去。入三聲。閉

雜用之。不可犯複。卽下句四仄三平亦須酌其音而用之。總須鏗鏘金石一片宮商無啞字啞韻雌聲重聲梗滯其間自然協調。至押仄韻七古上句落腳平字須調於上下平輕重之閒落腳仄字須避下句押韻本聲。如押入韻則用上。去二聲不可再用入聲字以犯下句韻脚之聲。押去上韻亦然。攙雜互用音節乃妙。至轉韻七古或六句一轉或四句一轉八句一轉不可多寡過於懸殊致畸輕畸重總須勻稱所押之韻亦要平仄相閒。至中間忽夾一段句句押韻者。



須一滾而出如濤翻雲湧又須急其節拍為繁音變  
調若風馳雨驟之交至即古騷賦中亂詞之遺也斟  
酌平仄陰陽响啞而選擇用之參差錯雜相闕成音  
此即五聲迭奏之意人賴上合天籟矣若夫用筆之  
道貴操縱自然不可恃才馳騁當筆陣縱橫一掃千  
軍之際而力為駕馭莫令一往不返使縱中有擒伸  
中有縮以開闔頓挫為收放抑揚此七古用筆之妙  
訣先生其先得我心乎

律詩鍊句以情景交融為上情景相對次之一聯皆

情一聯皆景。又次之。然一聯皆寫情。則兩句須有變幻。不可一律。致犯合掌之病。一聯皆寫景。亦然。或上句寫遠。下句寫近。或上句寫所聞。下句寫所見。總寫一句。自有一句之意境。兩句迥然不同。卻又呼吸相應。此為至要。情景交融者。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打成一片。不可分拆。如工部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捲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村春兩外急。鄰火夜深明。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山鬼吹燈滅。府人語夜闌。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右

丞○白○雲○迴○望○合○青○靄○入○看○無○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  
琴○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  
村○大○壑○隨○階○轉○羣○峯○入○戶○登○常○建○山○光○悅○鳥○性○潭○影○  
空○人○心○嘉○州○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等○句○皆○是○句○  
中○有○人○情○景○兼○到○者○也○情○景○相○對○者○如○工○部○白○首○多○  
年○病○秋○天○一○味○涼○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宋○之○問○  
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顧○况○一○家○千○里○外○百○舌○五○  
更○頭○等○句○一○句○情○對○一○句○景○是○也○至○一○聯○皆○情○一○聯○  
皆○景○佳○句○詩○家○更○多○不○可○勝○數○其○兩○句○寫○成○一○例○意○

境合掌。不可為訓者。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一聯。王介甫以寫景略。無變幻。兩句一律。少之上句。改為風定花猶落。而以鳥鳴山更幽。作對。謂如此。則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不致合掌。便成寫景名句。所論入微。初學詳之。

律詩中二聯。不宜一味寫景。有景無情。固非好手所為。景多於情。亦非佳處。蓋詩要文質協中。情景交化。始可深造。入微。若南宋晚唐之詩。竟有八句皆景者。是最下乘禪。當以為戒。劍南石湖平調詩。尤多誤犯。

此病不止一律中。只鍊一聯佳句。而首尾多未完善。令後人疑先得句。而後足成篇。故多率筆。羣為口實也。近代詩家。工五律者。莫如屈翁山。施愚山。二君。工七律者。自劍南遺山後。明則青卣。牧齋。我朝則陳元孝為第一。時人則閩中張亨甫。際亮。亦工此體。二君皆一代天才也。

短章貴醞釀精深。淵涵廣博。色聲香味俱淨。始造微妙之詣。大篇則當如天馬騰空。神龍行雨。縱橫跌盪。變化神明。莫可端倪。始見才力之奇。故五七古各有

界限。而長篇短幅。造詣取境。又各不同。相題行事。各還其真。則兩得其勝。苟拘彼以例此。一有所偏。易位而施。則兩美俱失矣。孟山人王右丞。均工於短章。五古擅美一時。而王阮翁選三昧集。竟標為正宗。揚以立教。其選不取李杜。又所選五七古詩鈔。李僅取其古風。杜仍不錄。視杜為五古變體。惟敘述時事。當效法社耳。此外凡作五古。皆宜宗王孟韋柳一派。以為復古。而神韻無窮也。固哉王叟之論。詩廢晉楚。而尊魯衛。竟欲舉一格。以繩古今。天下豈通論耶。宜其詩

泚泚易盡。自以為味淡聲稀。已造高古之詣。而不知反啟平庸之弊。如禪家誤守頑空。並非真空澈悟也。後人才力弱者。腹笥孤陋者。羣借口以文過飾非。自相神聖。不復可以正理詰矣。始作俑者。非阮翁乎。南宋四大家。當時稱尤蕭范陸。謂尤延之。蕭東夫。范石湖。陸放翁也。然三人皆非放翁匹。而延之尤卑。後蕭之詩失傳。乃以楊誠齋代之。改為尤楊范陸。而蕭之姓氏與詩。幾泯滅無聞。身後名之顯晦。亦有幸有不幸焉。然誠齋詩。淺俗鄙滑。類唐粗硬。純墮惡趣。真

江西派中魔魁。竟負虛名。浪傳至今。殊不可解。東夫  
詩。雖亦染江西派習氣。而風骨稜稜。較誠齋為雅音。  
矣。僅傳其咏梅花句云。百千年。薛著枯幹。一兩點。花  
供老枝。又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  
云。懸崖雪墮。驚孤鶴。壓屋雲涼。眠定僧筆意。峭。峯力  
求生造。在物體中。亦斬新耳目之句。歸愚先生乃貶  
其意象。孤字入於體。未免是丹非素之習。所見不  
廣。夫言豈一端。體各有當。拗律吳體。皆以生峭奇。逸  
為工。本避熟。求新乃作。此體何得以常法繩之。



孔陵孟廟皆最難著筆。以題目太大。至聖亞聖德業。形容莫罄。有非贊頌所能舉似者。况韻語拘於格律。限於體裁。尤難以片言居要。故自古罕出色之筆。唐明皇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一篇。只淡淡著筆。純以咏歎出之。可謂得神。亦詩家另行一路。避熟求新之法也。此外詩話所稱陽虎可能同面目。祖龍空自燼詩書。亦只工對。未為高唱。近人大興舒鐵雲孝廉名位。著有瓶水齋詩集。嘉慶中頗負盛名。一時才士也。其集有謁曲阜孔陵七律警句云。劫火紅燒秦月。

令史才青削魯春秋出家仙佛開生面入殼英雄到  
白頭可謂夏夏獨造矣又題尊經閣句云壁中絲竹  
紅羊劫殿上文章白虎通亦鍊得有聲有色孟廟詩  
作者較多尤少傑構朱竹垞過鄒謁廟二律亦無奇  
處所云爵頒公一位鄰擇里三遷好句不過如此惟  
黃野鴻子雲一律最佳詩云歇馬餘殘照循牆謁闕  
宮衣冠王者並俎豆聖人同戰國風趨下斯文日再  
中低徊撫松柏惆悵仰龜蒙通首氣格蒼渾歸愚謂  
一字不粘著孟子七篇及荀孟世家中語自兼精切

不易五六戰國斯文一聯。天下傳為名句。楹聯叢話。隨園詩話。皆載田進士穎實過鄒。夢入孟廟。見柱間。獨懸金字大書一聯云。戰國風趨下。斯文日再中。晤而記之。明旦謁廟。徧覓楹柱。並無此聯。問人亦無知者。不解何故。後十年遊吳中。偶得野鴻集閱之。乃集中謁孟廟詩五六兩句也。豈孟子在天之靈。愛此二語。而書為楹聯。懸以自娛耶。亦一奇事。然此二句。正自不愧他人千百言。不能出其範圍矣。予幼年謁廟。亦有二律。中有句云。致君堯舜業。濟世孔顏心。又云。

三遷慈母訓。百里聖人居。初頗愜意。及見黃詩。不覺自失。

詠物詩最難見長。處處描寫物色。便是晚唐小家門徑。縱刻劃極工。形容極肖。終非上乘。以其不能超脫也。處處用意。又入論宗。仍是南宋人習氣。非微妙境界。則宛轉相關。寄託無迹。不黏滯於景物。不著力於論斷。遺形取神。超相入理。固別有道在矣。少陵畫鷹宛馬之篇。孤雁螢火之什。蕃劍擣衣之作。皆小題咏物詩也。而不廢議論。不廢體貼。形容仍超超元著。刻

劃亦落落大方神理俱足情韻遙深視晚唐南宋詩人體物迥如草根蟲吟耳是以知具大手筆並小詩亦妙絕時人學者可知所取法矣

詩所以言志又道性情之具也性寂於中有觸則動有感遂遷而情生矣情生則意立意者志之所寄而情流行其中因託於聲以見於詞聲與詞意相經緯以成詩故可以章志貞教怡性達情也是以詩貴真意真意者本於志以樹骨本於情以生文乃詩家之源即詩家之先天至修詞工夫如選聲配色之類皆

後起粉飾之事。特其末焉耳。詩人首重鍊意。以此慘淡經營於方寸之中。以思引意。以才輔意。以氣行意。以筆宣意。使意發為詞。詞足達意。而意中意外。志隱躍。其欲現情。悱惻其莫窮。斯言之有物。衷懷幾若揭焉。故可以感動後人。以意逆志。雖地隔千里。時閱百代。而心心相印。如見其人。所謂言為心聲。人各有真。是也。後人不肯稱情而言。意與心違。匿情激志。以形於言。不惟喜怒哀樂均失其真。即言與人亦迥不相符。言偽而辯。亦安用之。此古人所以多真君子。而後

人所以多偽君子也。豈非速朽之道。安望傳哉。

學詩須由上而下。有源及流。從古至今。入手尤須力爭上游。先熟三百篇。騷選古詩。以次並及唐宋。若宋以後詩。博覽之以廣見聞。參証得失。不必奉為師法。如是則勢順。雖為其難。終能深造自立。若由今而古。自後代回溯古人。則逐末忘本。其勢逆。雖為其易。終無所得。決不能自立。成就一家之言也。

體物之功。鑄局之法。斷不可少。此須沈心入理。於經史諸子。推求研究。又於古大家集。盡力用一番。設身。

處地反覆體認工夫。又於物理人情細心靜驗。始能消除容氣不執成見。以造精深微妙之詣。得漸近於自然。從古大才人。未有不由細入悟。而能深造自得者。近代名流。多自用聰明容氣主事。不能深究古人隱微。少細心會悟工夫。宜其造詣淺近。去古日遠。正坡公所謂狂花容慧者也。譬之無根之水。雖暴其涸。可立而待。何足恃乎。

詩家以不登應酬作為妙。此是正論。而袁枚非之。謂李杜蘇韓集中。強半應酬詩也。萬里之外。情文相生。



又可廢乎。今若可刪。昔可無贈。誰謂應酬詩。不能工耶。噫。此借以文已過。強詞奪理之言也。夫朋友列五倫之一。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周易亦有取焉。勿論贈答。唱和之作。但有深意。有至情。即是真詩。自應存以傳世。不得謂之應酬。即投贈名公鉅卿。或感其知。或頌其德。或紀其功。或述其義。但使言由衷發。無溢美逾分之詞。則我係稱情而施。彼亦實足當之。有情有文。仍是真詩。即其人無功德可傳。而實能略分忘位。愛士憐才。於我果有深交厚誼。則知己之感。自有不

容已於言者。意既真摯。情自纏綿。本非違心之詞。亦  
是真詩。均不得以應酬論。所謂應酬者。或上高位。或  
投泛交。既無功德可頌。又無交情可言。徒以慕勢希  
榮。逐利求知。屈意頌揚。違心諛媚。有文無情。多詞少  
意。心浮而偽。志躁以卑。以及祝壽賀喜。述德感恩。謝  
餽贈。敘寒暄。徵逐酒食。流連讌遊。題圖贊像。和韻疊  
章。諸如此類。豈非詞壇干進之媒。雅道趨炎之徑。清  
夜捫心。良知如動。應自忸怩。不待非議及矣。是皆誤  
於應酬二字者也。則不登應酬之作。所以嚴詩教之

防不濫作應酬之篇。所以立詩人之品。何可少也。考  
袁枚一生最工獻諛時貴。其集具可覆按。直藉詩以  
漁利耳。乃故作昧心之語。以飾已過。亦可醜也。後生  
勿受其愚。

洪稚存經術湛深。工於考據。其詩初宗法選體。時能  
造向。不負過人才力。中年以後。身入詞林。與西川張  
船山同館。交好。唱和甚密。降格相從。頽然放筆。縱恣  
叫囂。前後判然如二手矣。夫以稚存學問才力。俯視  
一時。一為船山所累。遂染其習氣。縱筆自恣。詩格掃

地况不如雅存者。擇友取益。詎可不慎。何苦舍己素守。徇人嗜好。致失故步。有損無益耶。聖人戒損友。而禁友不如己者。有以也夫。

詩不可入詞曲尖巧輕倩語。不可入經書板重古奧語。不可入子史僻澀語。不可入稗官鄙俚語。不可入道學理語。不可入遊戲趣語。并一切禪語丹經修煉語。一切殺風景語。及爛熟典故。與尋常應付公家言。皆在所忌。須掃而空之。所謂陳言務去也。自宋以來。如邵堯夫。二程子。陳白沙。莊定山諸公。則以講學為

詩。直是押韻語錄。其好二氏書者。又以禪機丹訣為詩。直是偈語道情矣。此外講考據者。以考據為詩。工詞曲者。以詞曲為詩。好新穎者。以冷典僻字。別名瑣語入詩。好遊戲者。以稗官小說。方言俚諺入詩。凌夷至今。風雅掃地。有志之士。急須別裁偽體。掃除羣魔。力扶大雅。上追元音。勿為左道所惑。誤入迷津。若夫已入歧途者。宜及早回頭。捐除故技。更求正道。如康崑崙之於段師。雖失之東隅。猶可救之桑榆也。

南宋遺民詩。以謝皋羽晞髮集為最。筆力生峭。遠非

汪水雲鄭所南輩比矣。谷音二卷所輯皆逸老詩中  
多佳句。亦復可傳。元遺山所輯中州集意在備一代  
掌故。若詩則佳章寥寥多無足觀。國初若王阮亭  
所選之感舊集。陳其年之篋衍集。皆同時人詩。雖去  
取未盡精當。而評隲平允。體例頗嚴。足成一家之書。  
可供採擇也。

南宋人詩。如楊誠齋。尤延之。戴石屏。劉後山。曾茶山。  
周益公輩。皆浪得虛名。粗鄙淺率。自墮惡道。披沙揀  
金。百不獲一。尚不若九僧四靈輩。雖規模狹小。力量

淺薄而秀削不俗。猶多佳句也。詩道至此誠為大阮。姜白石在宋末元初。獨為翹楚。其詩甚有格韻。雅潔可傳。方虛谷詩與人品並皆下劣。無可節取。較白石天淵矣。

浙江吳牧騶。仲賢。以癸丑翰林散館。改官吾澳。知羅次。昆明兩縣。遷牧武定州。擢守廣南。權迤東兵備道。所至皆有惠澤及民。以忤上官。引疾歸。生平愛才如命。其詩宗法昌黎香山玉溪東坡。綽有筆力。近日一作手也。錄其題吳和甫學使紀遊圖七古云。使君文

采○今○歐○蘇○華○裙○惹○鸞○翔○天○衢○讀○書○中○秘○探○經○卻○李○嶠○  
才○子○天○子○呼○星○軺○遠○溢○窮○九○隅○燕○秦○晉○衛○齊○楚○吳○竹○  
王○杜○宇○聞○見○殊○足○迹○但○未○踰○蒼○梧○碧○雞○金○馬○仙○之○區○  
兩○銜○使○命○萬○里○趨○五○華○駐○節○雙○輪○扶○屹○揚○風○雅○開○榛○  
蕪○峒○花○犵○鳥○皆○沾○濡○歲○在○執○徐○寇○張○弧○赤○丸○白○槌○紛○  
墨○途○諸○生○戎○服○短○後○襦○蠻○觸○相○爭○胡○為○乎○使○君○蒿○目○  
意○不○愉○遣○興○忽○寫○卧○遊○圖○鴻○泥○雪○爪○無○處○無○一○一○俱○  
借○丹○青○摹○雲○山○咫尺○方○蓬○壺○輾○與○快○馬○兼○飛○鱸○左○攜○  
吟○囊○右○茗○盃○從○遊○又○有○詩○僧○癯○原註謂岩上今年○秩○滿○



當還都春水方長思莼鱸故鄉云有桑田腴男耕女織亦可娛遂初誓將狎菰蘆鳳書飛下雲彩鋪

汝為學士

帝曰俞林泉未許歸樵漁送公朝天

歌驪駒願公少留宏遠謨他時校士遊西湖六橋煙柳應未枯昆明懷古詩云白首通侯舊建牙包胥痛哭到天涯入關壯士追秦鹿出塞單車載帝妃故妓分香猶有夢奸雄拔扈已無家淒涼新府滄桑換興廢誰憐井底蛙此詩咏吳逆三桂故事乃懷古四章之一次句指其求援師於我朝三句指破走闖賊

四句指以兵執桂王於緬。五句指陳圓圓。六句言其  
叛亡。結則弔其菜海故宮。通首使事雅切。音節清蒼。  
亦合作也。

趙秋谷與阮亭不睦。久遂成仇。至作談龍錄以詆刺  
之。獨心折二馮。幾欲鑄金崇奉。其好惡殊不可解。查  
秋谷之服膺馮氏。阿好溢美。其說本於常熟吳修齡。  
曾三過吳門。訪求修齡所著圍爐詩話而不得。大以  
為恨。予觀二馮所著鈍吟老人集。默菴小刻。並所評  
才調集。及吳氏詩話諸書。不覺大笑。乃知秋谷之篤

嗜真如嗜癩。不可以正理詰矣。修齡集矢牧齋。至為正錢錄。以譏牧齋詩文。深文巧詆。指摘不遺餘力。與秋谷掎擊新城。作談龍錄。後先一揆。所著詩話。於有明前後七子。及明末之陳卧子。曹能始。錢牧齋。吳梅村。周櫟園諸家。無不吹毛索疵。訶詬萬端。而獨推崇馮氏詩。為六百年所無。奉為一代宗匠。其持論與秋谷同符。故秋谷隱宗明祖。欲援吳以振其軍。蓋性情豁刻。筆鋒犀利。伸臆說以亂公論。阿私好以排異己。二人同病。所以投契如是。其實吳氏議論乖謬。有似

市井無賴。痛毀賢士大夫。而推尊村塾學究。又似浮蕩子弟。妄議莊姜明妃不美。而以所私娼女為天人。旨道黑白。大抵此類。豈足當識者一哂耶。二馮宗法晚唐。崇尚西崑。其詩卑靡無格。惟以心思尖巧見長。不過冬郎武功端已嗣音。其佳者略窺飛卿水部門徑而止。去玉溪且千百里之遙。况李杜王孟乎。秋谷好惡拂人之性。其議誠不足辨矣。

前明畫家。以文沈唐仇為最。仇十洲。工北宗人物。山水樓閣。而不能詩。直一畫師耳。唐子畏則負才名。與

文衡山沈石田皆有詩集矣。然子畏詩縱筆率意，俚俗類唐。與解大紳輩同墮野狐禪魔道中，不足言詩也。衡山詩有佳句，惜多劍南石湖平調，語秀而格不高。古詩徒肖選體形貌，絕少生氣，亦非詩家當行。惟石田秀拔不羣，時饒格韻，洵畫家之能詩者矣。山雨乍來，茆溜溼溪雲，欲墮竹梢低。此一聯善寫微雨之景，當時稱之。都南濠錄入詩話。又賞其落花詩。孫退谷庚子消夏記亦賞其愛日歌七十生日作兩長篇。歎為奇絕。

升菴壯年戍滇。老而未返。於三述足迹迥徧。滇中山水景物。多入題詠。足備後人採擇。足資地志考據。滇中風雅。實倡於此。惜其論詩。專主六朝初唐。以齊梁綺麗為宗。詞勝於格。肉多於骨。有春華而欠秋實。終非上乘禪耳。况其學不專於詩。往往疎於法律。又多空調浮響。究難與專門名家爭勝負於千古。特其讀書既多。著述最富。不惟論說考證多。具卓識。即以詩言。其佳章好句。亦多可取。略摘一二於此。五言如涼風天末樹。明月海邊樓。海光浮樹杪。山翠滴牀頭。葉

響○非○關○雨○林○香○不○待○花○平○沙○盤○馬○路○殘○雪○射○雕○天○七  
言○如○湖○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摧○頽○杜○甫  
歌○未○風○憔悴○王○衰○望○碧○雞○江○山○平○遠○難○為○畫○雲○物○高  
寒○易○得○秋○渴○虹○下○飲○玉○池○水○蛻○日○平○分○蒼○嶺○霞○皆○可  
玩○也○雙塔寺名五華山名升菴郊行云山田疊樓梯  
五池蒼嶺皆在大理水○田○界○棋○局○白○鷺○時○飛○來○點○破○秧○鍼○綠○又○山○城○昨○夜  
黃○梅○雨○開○徧○金○釵○石○斛○花○皆○善○寫○風○土○恰○是○滇○西○之

景○

王○阮○亭○題○畫○云○蘆○荻○無○花○秋○水○長○淡○雲○微○雨○似○瀟○湘

雁聲搖落孤舟遠。何處青山是岳陽。露筋祠云翠羽  
明璫尚儼然。湖雲祠樹碧於煙。行人繫纜月初墮。門  
外野風開白蓮。楊妃墓云巴山夜雨卻歸秦。金粟堆  
邊草不春。一種傾城好顏色。茂陵終傍李夫人。螺磯  
靈澤夫人祠云。霸氣江東久寂寥。永安宮殿莽蕭蕭。  
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此四絕皆以神  
韻制勝。意味深遠。含蓄不露。阮亭集中最上乘也。  
蔣心餘響堞廊云。不重雄封重豔情。遺蹤猶自慕傾  
城。憐伊幾緡平生履。踏碎山河是此聲。題畫云孤亭



危坐意蕭然。千尺松濤響亂泉。可惜隆中卧龍子。肯將丞相換神仙。不寫晴山寫雨山。似呵明鏡照煙鬟。人閒萬象模糊好。風馬雲車便往還。用意沈著。又七絕中之飛將也。

花宜館詩。錢塘王仲雲尚書所著。其題招子庸明府畫竹。題宮庶侯明府畫山水。及藤花歌。七古三大篇。皆筆力俊逸峭拔。卓卓可傳。近體亦多佳什。好句甚多。如水似妙文。千百折。鷗如熟客。再三來。出奇花有驕人色。向晚雲無出岫心。秋士性情蛩獨語。故山消

息鶴長饑。小溪得雨換新綠。亂樹初芽生暖煙。皆有  
荆南石湖平調七律語意亦復可觀。

李玉洲先生五丁峽詩云。雙崖翠影侵天合。萬竅雲  
根入地空。歸愚宗伯賞之。謂能狀奇景。抵人千百。然  
下句更勝出句。二語未能恰稱也。歸愚又賞明人趙  
鶴登岱句云。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謂  
胸中不知吞幾雲夢。對句果寫得闊大雄偉。出句頗  
嫌空泛。從下看三字。湊而稚率。微有僞氣。亦未稱也。  
大抵名句。須上下相稱。不得已而對勝於出。終非作

家手段若出勝於對。直是村夫子伎倆矣。古來大手名句無不二語皆工。精力相敵。字字經稱量。鎔鑄而成。安有此病。蘇竹垞賞玉鳳洲金山寺句云。淮海東來三百里。大江中湧一孤峯。王阮亭賞程夢陽句云。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此二聯便一律。句稱不忝傑句矣。

近來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持法最嚴。工於修飾。字句以清雅簡淨為主。大旨不外乎神韻之說。亦如王阮翁論詩。專主神韻。宗王孟韋柳之意也。而自

相神聖。謂古文正宗。自秦漢以後。唐宋八家繼之。八家以後。明歸本。僅有光繼之。本僕以後。則桐城三家。方侍郎靈皋。劉廣文海峯。姚郎中姬傳繼之。此外文人。皆不得與文章之統。如國初三家侯朝宗。魏叔子。汪堯峯諸人。概斥為偽體。所見殊謬。夫文章公器。雖有宗派。無所謂統也。其入理純粹。敘事精嚴。措詞雅潔。運氣深厚。法度完密。而意味高古者。即係文章正宗。初不以人地時代限也。必欲秘為絕詣。據作一家私傳。不惟誕妄。抑且孤陋矣。此不過拾宋儒唾餘。仿道統

之說以自撐持門戶耳。習氣相沾未免可笑。殊不足與深辨。子論詩絕句中一首云。乾嘉文筆重桐城。方氏劉姚各有名。我向蓬萊看東海。一盃不愛鑑湖清。深於文者當與吾言契合也。

東坡一代天才。其文得力莊子。其詩得力太白。雖面目迥不相同。而筆力之空靈超脫。神肖莊李。如魯男子之學柳下。九方皋之相馬。其性情契合。在筆墨形色之外。蓋以神契以天合也。故能自開生面。為一朝大作手。後人效法前人。當師坡公。方先效顰襲迹之。

病如西崑揚劉諸公之學李玉溪明前後七子之文學秦漢詩學少陵東川肖形象聲摹仿字句音調直是雙鉤填廓而已嗚呼愚哉。

詩人用筆要提得空放得下轉得快入得透出得輕又要能剛能柔能大能小能正能奇能使死者生能使斷者續能使笨者靈方盡用筆之妙蓋以一筆作數筆用又以數筆作一筆用也此須如庖丁之用刀游刃於虛以無厚入有閒故迎刃而解批卻導竅官止神行雖一日解十二牛猶若新發於硎精藝入神

非可盡以言傳。學者目擊道存，悟澈三昧，得用筆之妙於夫。忘用筆之法於手心之所至，筆亦至焉。心所不至，筆先至焉。筆中有筆，筆外亦有筆。即無筆處，無非筆。而有筆處，反若無筆。如是則筆等神龍，足補造化。天不能限人，何能測乎。